

TONGNIAN



高尔基



童年

「苏」高尔基◎著
田洪敏 曹玉萍◎译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TONGNIAN

童年

「俄」高尔基◎著
田洪敏 曹玉萍◎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苏)高尔基著;田洪敏,曹玉萍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
(语文新课标指定读物系列)
ISBN 7-5633-5814-5

I. 童… II. ①高… ②田… ③曹…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20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张:6.875

字数:140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2 130

定价:10.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语文新课标指定读物系列

(第一批)

鲁迅杂文名篇

呐喊

朝花夕拾

朱自清散文名篇

论语译注

孟子选注

小学生必背古诗词70首

初中生必背古诗文50篇

高中生必背古诗文40篇

谈美

爱的教育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鲁滨逊漂流记

童年

名人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本书组稿：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责任质检：杜桂玲
装帧设计：孙豫苏

译者前言

高尔基的《童年》写于1912到1913年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首次与我国读者见面是在1956年,此后多次出版。

正如画家对于自画像的着迷,很多作家都有写自传体小说的习惯和愿望,一个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常常是了解作家成长轨迹的最好契机。而高尔基的《童年》不仅是作家对自身童年生活的回眸,更多的则是对于那个“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的观察,是对俄罗斯人及他们生活的思索。

小说反映的是十九世纪末世界大动荡之中的俄罗斯小市民阶层混乱艰苦的生活,真实地再现了世纪末衰败的俄罗斯城市的生活图景。

《童年》体现了高尔基最好的语言风格,它承袭了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传统。这里既有俄罗斯民间粗犷豪放的俚语和俗语,也有用之不竭的俄罗斯底层民众对上帝的赞誉期许之词。这种平民化的立场使得《童年》的语言风格不同于贵族化写作的富丽堂皇,它丰富地再现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多样式。

小说中外祖母的形象是具有悲剧色彩的“美丽人物”,外祖母平静、持久和充满希望的爱是小阿列克谢童年的唯一保护伞,而且也是成年高尔基心灵的慰藉。

小阿列克谢眼中的人们虽然“由于生活的拮据贫困”,“大都喜欢拿忧伤来逗乐,拿它来开心,就跟个孩子似的,而且也很少因为做了这不幸的人而感到羞愧”,但是这些痛苦也只是生活的点

缀和装饰,因为外祖母的爱和俄罗斯美丽的大自然成了他童年生活中耀眼的光芒。

俄罗斯冬日清澈的天空和秋日傍晚的惆怅,“透过窗户看到的对面房顶银光闪闪的白雪”,独自一人坐在冬日田野地头的快乐,飞驰而过的三套马车……正是这一切过滤了生活的痛苦,不幸也仿佛褪了色,使作家最终能够面对苦难,走上“人间”。

《童年》既是一部作家自传,又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它展露了作家的所有艺术天分和创作灵感。

在幽暗的房间的地板上，窗户下面躺着我的父亲。他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的长，脚趾奇怪地支叉着。温柔的双手安详地放在胸前，也是弯曲的。他愉快的眼睛紧紧地闭着，有如两个黑黑的铜钱。善良的脸庞也是暗色的，里龇外斜的牙让我害怕。

我的母亲，光着上身，下身裹着一条红裙子，跪在那里，用我平时用来锯西瓜皮的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轻轻地梳到后面。母亲总是不停地唠叨，声音又粗又哑，她灰色的眼睛肿得要化了，大滴大滴的眼泪流下来。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浑身上下哪里都大，头大，眼睛大。鼻子也是松趴趴的很可笑。她穿着一身的黑衣裳，很温和也很有趣。她也在哭，好像是有意附和母亲的哭声，浑身颤抖。她把我推到父亲跟前，我死撑着躲在她后面，觉得又怕又不自在。

我还从来没有见大人哭，而且我也不明白外祖母不断唠叨什么：“跟爸爸告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就这样死了，我的孩子，还不到时候啊。”

那时候我病得很厉害，——勉强能站住；记得我病的时候，这事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总是很愉快地逗我玩，后来他突然消失了，外祖母这个奇怪的人替代了他的位置。

“你是从哪里走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道：“从上面，从尼日尼，当然不是走来的，是乘船来的！在水上怎么走啊，小东西！”

这真是可笑和难以理解的事情：在上面，我们家楼上，住着几

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在地下室里却又住着卖羊皮的黄脸的老卡尔梅克人。可以骑着楼梯的栏杆从上面滑下来，不过要是摔倒了那就只能滚下来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是这和水又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把一切都滑稽地混到一起了。

“为什么说我是小东西呢？”

“因为你吵。”她也笑着说。她说话温柔，愉快又随和。从第一天我就愿意和她在一起，以致我现在只想她能带着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让我感到窒息，她的眼泪总是在我心里引起新的恐慌。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要知道她可是一直很严格的，很少说话。人很干净，穿着也整齐。她身体强壮，两只手格外的有力。身材高大像匹马。而现在她却整个都叫人不愉快地肿胀起来，衣衫不整。一切都乱了套：原来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像一顶大大的浅色的帽子戴在头上，现在头发都挡住了脸，乱七八糟地披在光光的肩膀上，她一直号啕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头发摆来摆去都碰到睡着的父亲的脸了。我都在房间里站半天了，可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是哭。

穿着黑衣的男人和一个看护的警察朝房间里张望着。那个警察生气地说：“赶紧收拾吧！”

窗户是用黑色披肩遮着的，风把披肩吹得鼓鼓的，好像是船帆。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一个小帆船，结果突然间打了个雷，父亲笑了起来，用双膝紧紧地夹着我，大声说：“没关系，不用怕，我的葱头儿！”

突然，母亲从地上吃力地站起来，可是马上又坐下去，仰面倒下了，她的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紧闭双眼，脸色铁青，也像父亲那样齙着牙。她凶狠地喊着：“把门给我关上……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把我推到一边，扑到门口大喊：

“好心人啊，别害怕，别碰她，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走开吧！这又不是霍乱，是生孩子啊，饶了我们吧，老天爷！”

我躲到黑暗角落的大柜子后面，从那里看母亲在地板上痛苦

地左右翻滚，大声哼哼着，牙齿咬得格格响，外祖母在她周围爬来爬去，温柔而愉快地安慰着：

“为了父亲和儿子！瓦榴莎，再忍一下吧，圣母保佑着你呢……”

我特别害怕，他们在父亲身边忙活着，有时候碰到他，而父亲却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他们折腾了很长时间，有几次母亲站起来，可是又倒下去了，外祖母像一个黑色的柔软的球，几次从房间里滚出去又滚回来。后来就听到黑暗里传来小孩儿的哭声。

“老天保佑，”外祖母说，“是个男孩儿！”

外祖母这才把蜡烛点上。

我应该是在角落里睡着了，——后来的事情都记不得了。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已经是个下雨天，墓地荒凉的角落里。我站在一个滑滑的土丘上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往坑里放。坑底都是水，还有青蛙——有两只都蹦到了棺材黄色的盖儿上了。

在墓地，有我和外祖母，还有浑身淋湿的看护人和两个拿着铁锹的气哼哼的男人，温暖的细雨落在大家的身上。

“埋吧。”看护人说完走到了一边。

外祖母用头巾一角遮着脸哭了起来。男人们赶紧弯腰急急忙忙地往坑里填土，打得水吧唧吧唧地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蹦下来往坑两侧爬，可是土块又把它们打回到坑底去了。

“走吧，廖尼亚。”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说。我从她手里挣出来不想走。

“看你这孩子，老天！”外祖母埋怨道，好像是埋怨我，又好像是在埋怨主。她站在那里，低着头一声不吭，坑都填平整了，可是她还站在那里。

两个男人用铁锹砰砰地平地。起风了，把雨也带走了。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往远处的教堂走去，那里有许多暗淡的十字架。

“你怎么也不哭一哭呢？”走出围墙后她问我。“该哭一哭啊。”

“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就不哭吧。”她轻轻地说。

这一切真是奇怪：除了特别生气，我很少哭。因为疼痛是不会哭的。父亲总是拿我的眼泪取笑。而母亲却是喊：

“不准哭！”

接着，我和外祖母从脏乎乎的大街拐到了小路上，我问她：

“青蛙爬不出来了么？”

“是啊，它们爬不出来了。”外祖母回答。“上帝和它们在一起呢。”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样总是亲热地把上帝挂在嘴边。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坐在轮船的一个小舱室里。我刚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躺在桌子角上，用白布包着，外面系着红带子。

我勉强挤坐在一堆包袱和大箱子上往窗外看。舱室里的小圆窗户向外突出着，就像马的眼睛。湿乎乎的窗户外面是不断涌来的混浊的泡沫，不时会突然溅到窗户上，我就想不由自主地往下跳。

“别怕。”外祖母用她那柔软的手把我托住，又把我放回到包袱上。

水面上都是灰蒙蒙的雾水，远处有时候出现暗色的土地，可马上又消失在水和雾里了。周遭的一切都在摇晃。只有母亲，把手放在脑后，靠着墙僵在那里一动不动。脸色暗淡，铁青，像个瞎子，紧紧闭着眼睛。她一直不说话，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连她穿的裙子我也觉得不熟悉了。

外祖母总是小声对她说：

“瓦丽娅，你吃一点吧，少吃一点，啊？”

她不说话也不动。

外祖母和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很小声，对母亲会稍微大声一些，但好像总是很小心，很胆怯，话也不多。我觉得她是害怕母亲。我明白这一点，所以和外祖母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气哼哼地大声喊，“水手在哪里？”

这就是她说的奇怪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壮壮的白头发人，穿着蓝色的衣服，他带来一个小盒子。外祖母接过来后开始把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放好后她伸直胳膊托着盒子往门口走，但是，她太胖了，只能侧着身子一点点地挤过窄门，她停在门口不知所措的样子很好笑。

“哎呀，妈妈！”母亲喊了一声，从外祖母那里接过盒子，结果他们两个一起出去了，而我一个人留在船舱里，打量着那个蓝衣人。

“哎，你的小弟弟怎么走了？”他弯下身来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那萨拉托夫是谁？”

“是个城市，你看窗外，就在那边！”

窗外土地在移动，又黑又陡峭，烟雾笼罩，好像是切下来的一大块圆面包。

“外祖母去哪里了？”

“去埋小孙子了。”

“是埋到地下吗？”

“那还能埋在哪里呢？当然是埋到地下了。”

我和水手说埋父亲的时候还埋了两只活青蛙，他抱起我亲了亲。

“哎，兄弟，你还什么都不懂啊！”他说，“不用可怜青蛙，上帝和它们在一起呢，你还是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都伤心成什么样啦！”

突然汽笛长时间地响了起来，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了，所以并不害怕。可是水手急忙放下我就往外冲，还说：

“快跑！”

我自然也是想跑，我来到门外，幽暗的过道里已经空无一人。门边的楼梯把手的镶铜闪着光，我往上看见很多人拿着大包小包走下来。看来是大家都要下船了。这么说我也该走了。

但是当我和男人们不知不觉地挤到甲板上，在上岸的踏板边上所有的人都开始冲我喊了起来：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你是谁的孩子？”

“不知道。”

人们都过来围着我，推我，摸我，直到那个白头发的水手出现，他把我抱起来解释说：

“是阿斯特拉罕人，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起我又跑回了船舱，往包袱上一放，用手指指着我，威胁道：“再动我就揍你！”然后就走了。

头顶上的吵闹声越来越小了，船已经不动了，也不在水上轰隆隆地响了。船舱的窗户好像被一堵水墙给挡住了，开始变暗，气闷。包袱好像也变大了，挤得我没地方待，感觉越来越不好。大概，他们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永远扔在这空荡荡的船上了吧。

我走到门前，门没开，铜把手怎么也转不动。我拿起装牛奶的瓶子使劲儿砸门把手，结果瓶子碎了，牛奶溅了，顺着我的腿都流到了靴子里。

我特别沮丧，栽倒在包袱上开始小声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船又开始晃动起来，轰隆隆地响着。窗户却像太阳一样亮了起来。外祖母坐在我身边，一边梳头一边皱着眉咕哝着什么。她的头发特别多，密密地盖住了肩膀、胸前和膝盖，一直垂到地上，黑黑的闪着蓝光。她用一只手把头发提起来，吃力地把没有几根齿儿的木头梳子梳进厚厚的一绺头发里。嘴歪到一边，黑亮的眼睛像是有些生气的样子。她的脸在这一堆头发里显得又小又可笑。

今天她好像有点凶，但是等我问她怎么会有那么长的头发时，她就又用昨天晚上又温柔又温暖的声音和我说话了。

“你看，这是上帝惩罚我啊！快去梳你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时我还常夸我这马鬃子呢！你快睡吧，还早着呢，小太阳刚从夜里升起来呢……”

“我还不想睡呢！”

“好吧，那就不睡。”她立即答应了，一边梳辫子一边往沙发那边看了看，母亲仰面躺在沙发上，整个身体绷得像根琴弦。“你说你昨天怎么就把瓶子给打碎了？小点声儿说话！”

她说话总是像唱歌一样好听。那些话总是很轻易就在我的记忆中扎下了根，就像是鲜花：温柔、鲜亮、水灵的鲜花。她微笑的时候黑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两个圆圆的樱桃，闪现着无法言说的愉悦的光芒。一笑就露出坚硬而又雪白的牙齿。别看黑黑的脸颊已经有许多皱纹，可是一张脸还是那么年轻和明朗。不过这张脸被一个松松的鼻子给破坏了，鼻孔特别大，还有一个红鼻头。她用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嗅烟。她浑身上下都是黑的，但是却从内心深处、从眼睛里折射出永不熄灭的、愉快和温暖的光芒。她弯着腰，几乎已经驼背，虽然胖，动作却很轻松和灵活，简直就是个大大的猫儿，——她柔软得也就像这个温和的动物。

在她进来之前，我好像在黑暗中睡着了。她进来把我叫醒，把我带到了光明的地方，她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都穿起来，织成了色彩缤纷的蕾丝花边，并且立即成了我一生的朋友，成为我最亲近的朋友、最理解我和最珍贵的人，——正是她的这种对世界无私的爱滋养了我，给了我战胜艰苦生活的力量。

四十年前轮船开得很慢。要经过好长时间我们才能到尼日尼，所以我清楚地记得这最初的美丽的日子。

天气终于转好了。从早到晚我和外祖母都在甲板上，秋日晴朗的天空下伏尔加河两岸一片金色，像是一匹缝制的绸缎。浅褐色的轮船沿着伏尔加河逆流而上，轮桨慢吞吞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后面一条长长的船索拖着一条驳船，灰色的驳船跟在后面就像是一只潮虫。

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静地飘着，每个小时周围都是新的，一切都在变化，绿色的山峦就像是富饶大地奢华的皱褶，河两岸是城市和乡村，远远望去简直就是一块块甜饼干。金秋的落叶漂浮在水面上。

“看看，多么好啊！”外祖母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从船的这头儿跑到船的那头儿，容光焕发，眼睛总是快乐地睁得老大。

她常常看着河岸出神，把我都给忘了。她站在船边，两手抱在胸前，默默地微笑着，可是眼睛里却充满了泪水，我拉了拉她挑

着花边儿的黑裙子。

“啊？”她一哆嗦，“我好像打盹了，还做了一个梦。”

“你哭什么呢？”

“这个，我的孩子，我哭是因为高兴，因为老了。”她笑着说。
“我已经老了，六十年就这么一晃过去了。”

她嗅了嗅鼻烟就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圣人，也有各种怪兽和妖魔鬼怪。

她讲童话总是那么低声，很神秘，她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睁大眼睛盯着我看，好像是要向我心里注入一种振奋的力量。她说话像唱歌似的，越说到后面越流畅。听她讲故事真是说不出的舒服。每次听完我都会说：

“求您了，再讲一个吧。”

“哦，还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下面，把一根儿面条扎进了自己的脚掌，他晃来晃去的，哼哼唧唧地说：‘哎呦，小老鼠，真疼啊，哎呦，小老鼠，我受不了了。’”

外祖母把一只脚抬起来紧紧握住，悬空晃来晃去，一张可笑的脸故意皱巴着，好像她自己真的脚疼的样子。

周围站着水手，都蓄着胡子，很和蔼。也都在听外祖母讲故事，都夸她讲得好，都笑着请求：

“哎，老太太，再讲一个吧。”

然后又说：“走，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去吧！”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拿出伏特加来招待她，请我吃西瓜和甜瓜。不过这些都要悄悄地进行，因为船上有一个警察模样的人，穿着有铜扣子的制服。他不让吃水果，看到就夺走，然后扔到河里去。整天醉醺醺的，大家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一个人待在一边。她一直都不说话。她身材高大匀称，阴沉着脸像铁打的一样没有表情。粗大的辫子盘在头上像个王冠。她人很结实，我总感觉她好像是被一层云雾包围着，长得很像外祖母的一双灰色的眼睛透过云雾漠然地望着远方。

有一次她很严厉地说：

“妈妈，大家在笑话您呢。”

“老天保佑，”外祖母毫不在乎地说，“让他们笑去吧，为了他们的健康。”

我还记得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个孩子。她拽着我的手，把我推到船舷边，大声喊道：

“你看，多么好啊，这就是尼日尼，我的天哪！他还是那个样子啊，上帝！你看那教堂，好像要飞起来了啊！”

她央求着我的母亲，几乎哭出来：

“瓦榴莎，你倒是看一看啊，啊？难道你都忘记了！快高兴点吧！”

母亲阴郁地笑了笑。

当轮船停在这个美丽的城市的对面的河中心时，河面上挤满了船只，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一艘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近，钩竿钩住了放下来的船梯，人们一个个地从大船上走上了甲板，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前面快速地走着，穿着黑色的大衫，金色的胡子，一个鸟嘴一样的鼻子，有一双绿色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低沉地喊了一声就扑到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快速地用他那一双通红的小手抚摸着母亲的两颊，尖声喊道：

“这是怎么了，傻孩子，啊？到底是怎么了，唉，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像个陀螺似的转来转去，一会儿就拥抱和亲吻了所有的人。她把我推到大家跟前忙不迭地说：

“快点儿，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亚科夫舅舅……这是娜塔莉娅舅妈，这是你的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表姐卡捷莉娜，这就是我们一大家子，你看这么多！”

外祖父问她：

“你身体还好吗？老婆子。”

他们又吻了三次。

外祖父把我从拥挤的人堆里拉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谁啊？”

“我是阿斯特拉罕的，从船舱里来的……”

“他在说什么呢？”外祖父转过头问我母亲，还没等回答就把

我推到一边说：

“颧骨和他父亲一样……快下船吧！”

所有的人都上了岸向山上走去，山坡上铺着鹅卵石，两旁高高的陡坡上铺满了干枯的野草。

外祖父和母亲走在最前面。他的个头虽然只到母亲的肩膀，可是走路却很快。而母亲走在他的旁边从上往下看着他，恍恍惚惚的样子，却像是在空中飘着，两个舅舅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也像外祖父一样的干瘦。亚科夫舅舅是浅色的卷毛。还有几个穿着鲜亮的裙子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很安静。我和外祖母还有小小的舅妈娜塔莉娅走在一起。她脸色苍白，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挺着个大肚子，她经常停下来喘着气小声说：

“哎哟，真的走不动了！”

“他们干嘛要惊动你！”外祖母生气地嘟囔着。“一家子蠢货！”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都不喜欢，我觉得我在他们中间是外人，甚至外祖母的光彩也黯淡了，好像疏远了很多。

我特别不喜欢外祖父，我从他身上立即感到了敌意，所以他立即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乎危险的好奇心。

终于上了坡。在坡顶上紧贴右边的斜坡处就是街道了，街旁坐落着一层低矮的平房，涂着脏乎乎的粉红油漆。屋檐压得低低的，窗子向外鼓着。从外面看房子好像还很大的样子，可是里面却是一间间又小又暗的小房间，像是靠在码头的轮船的舱室一样，到处都是气冲冲的人们。小孩子就像是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到处都是刺鼻的、不熟悉的味道。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里也让人感到不愉快。整个院子都挂满了大块的湿布。到处乱放的桶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水，里面也浸着布。角落里一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屋子里，炉子里的木柴烧得正旺，有东西煮开了，嘟嘟地响着。一个看不见的人大声说着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